

日新小說叢刊

章回體(纏綿哀豔)新小說

行雲流水

傅紅蓼著

日新出版社印行

傅紅蓼著

幻雲流水

自序

行雲流水是寫戰時大後方青年男女的生之鬥戰，愛之消長。這本書並不能給讀者多大益處，恐怕祇能作一種茶餘飯後的消遣而已！在今日上海正風行着「強力刺激性」的小說的時候，行雲流水，却想從另一種風格中給讀者一些哀感的慰藉，當然這也不過是一種冒險的嘗試而已！

寫本書的時候是在東南一個小山城裏，那裏文化水準比較低，我便想採取一種折中辦法，便是體裁外形用章回，寫作內容和技巧，却仍然是用新文藝筆法。爲了要使本書多帶一點詩意，在同目上是化費了一點推敲砌對的時間的。固然，不敢說這就是舊瓶裝新酒的辦法，但卻無疑是一個新的嘗試。會不會弄得新不新，舊不舊，那是我技巧上的不成熟，應請讀者們多予指正！

八年抗戰，不知道養肥了多少人，但同時也不知道磨折了多少英雄。一方面在流血，一方面在荒淫；一方面在艱辛備嘗，一方面却是鬼計百端。追念八年來的流浪生活，我真要替許多熱血青年們淌下眼淚來。現在總算是勝利了，流浪八年，苦守八年，到頭來還依然要靠這一支筆來養活自己，雖然淒涼，却也聊可自慰！不過寫這本書的時候，筆者正飽嘗着流浪的酸辛，窮困得不可告人；現在此書出版，筆者却依然是窮困不堪，想到一個文人的生活，真不知應當安慰自己還是埋怨自己才好！

此書付印時，筆者正在改寫電影劇本，將來銀幕上能和讀者相見，當然也是一件愉快的事呢！這本書的出版，承徐蔚南先生幫不少忙，附此謝謝！

傅紅蓼于虹口

行雲流水回目錄

第一章	渡水探琴聲可憐腸斷	憑欄看燕影無限心傷	一
第二章	郊外踏黃昏閑情萬種	床前哀白髮珠淚雙行	一四
第三章	門外指桃花心長語重	燈前看玉佩事韻情真	三一
第四章	各有衷情華筵頻送酒	偏無好夢深夜起揮毫	五一
第五章	誤識深心春蠶初作繭	徒勞人意蠟炬盡成灰	七三
第六章	洗盡鉛華用心誠太苦	留些餘味聚首本無多	九三
第七章	筆底寫幽懷長歌寄恨	簾前飄倩影一曲驚人	一一五
第八章	柳絮願露泥人來小巷	飛花驚打鬢秋到欄杆	一三二
第九章	免撩未情重逢心上影	何堪遣此欲別眼前人	一四六
第十章	曉霧濕行滕枝頭滴淚	晚風拂翠袖車上吞聲	一六四
第十一章	四伏危機殷勤原作祟	重溫往事惆悵不堪言	一八〇
第十二章	偏盡更殘愁縈千里夢	樓空鳳去腸斷再來人	一九二
第十三章	輾轉奔波痴情爲自剖	踟躕搔首隱痛有誰知	二〇七
第十四章	流水行雲纏綿終永隔	春花秋月慷慨且長征	二二二

第一章 渡水探琴聲可憐腸斷 憑欄看燕影無限傷心

八年抗戰中，雖然培養了不少發國難財的暴發戶，但是全國上下，大家卻都養成了一種接受災難的堅苦精神。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幾個天堂般的大都市，都已改觀；有正氣的人，固然是無法插足，就是想苟且貪生，企圖享受的人，也沒辦法安居下去了。國家究竟是可愛的，雖然在被錢財迷了心竅的人，也還是有人想呼吸一點自由空氣。於是爲了政治，爲了戰爭，爲了經濟，各種條件的關係，大後方便慢慢繁榮起來了。真想作點事業的，便想到後方來；想安逸的，也只好朝後方跑。後方的一切條件，都趕不上大都市，所以到後方來的人，不管他的居心怎麼樣，爲了物質條件的限制，大家祇好預備吃苦。能夠吃苦，才有得到光明的希望。所以這一次抗戰的結果，最低的收穫，是把大部份的人，都養成了一種吃苦的習慣；自然，這種苦的程度，還是有很大的差別的。

那是抗戰第八個年頭的時候了，距離勝利還有十個月的光景。這時敵人正發動着華南的大攻勢：一方面從浙贛路進攻金華，一方面從福建省的福州登陸。風聲鶴唳，鬧得華南沿海一帶，朝不保暮，大家逃亡。福建本是一個沿海省份，福州是福建省的中心，面海背山，可以算是福建省的一個重要出納口。福州敵人登陸，福州人民撤退的目的地，只有閩西閩北。從福州上游的江口向上，沿途二面都是高山峻嶺，當中夾着一條淺窄曲折的溪流，地勢突兀，堪稱天險。在內河裏

夾山逆流的二天水程，先到南平。南平在遼清時代是一個府，地方雖小，但戰後爲了是通往浙贛的必經之路，所以便非常繁榮了起來。逃難的人，在顛沛流離之中，只要稍感安全，誰也不願意再跋涉了，所以從福州逃難來的人，便都聚集在南平。

這時正好金華淪陷，從金華撤退的人，大家也都從武彝山翻過大山脈，一起流亡到南平來；因而南平這個小小山城，在這一時期，突然變得非常繁盛了。南平縣，也完全是一座被高山圍抱着的小縣城，迎面二座青峯，底下埋着二支溪流，青山照眼，綠水迎人，南平縣的雙溪，便是這樣成名的！這裏差不多全是山，城郊的四面，都是一脈山光，所以每逢春秋二季，山障彌漫，瘴疾橫行，到過那裏的人，無不叫苦連天！不過，苦雖然有，這個小縣城，却也有值得人留戀的地方。第一距離前方遠，一點火藥氣味嗅不到，而且爲了繁榮的原因，還可以使你不時地享受到一些都市裏的奇異的風趣；當然這些風趣，全都是由於那些會享受的人從陰陽界上帶了來的。在一個小小的山城裏，水色山光的條件，既然是無所不備，現在再配上都市化的小點綴，在炮火連天當中，這小地方居然在每一個人心目中，變得可愛了。

說到福建的山景，那真是隨便任何一個小地方，都比江浙一帶所被盛傳的名勝來得美麗。福建的山，來得雄偉，但在雄偉中也帶嬌柔，尤其閩西北一帶，更是平常得狠。南平這個地方，上面已說過是全部包圍在山光水色之中的，每座山既不乾枯，也不太雜，尤其好處在山前都繞着一條溪流，使人不感乾燥。在南平東門外距城不到一里的地方，那裏有座明翠閣，是南平縣的一個小名勝。明翠閣是築在數峯纏綿的山腳中間，幽然獨立，迎面小溪。對着小溪可以遙望到對岸的

鄉村野境，遠處層巒隱伏，遼闊無邊，真是悅目非常。沿明翠閣底下便是通往浙江的公路。

在閣的下面，是溪口渡頭，每天渡船來往，在溪流裏浮沉，點綴這一派野境，更覺美麗。每逢春秋季節，夕陽西下，或是紅日初升的時候，跑到明翠閣上披襟獨坐，看着溪傍的那一列遮天的老樟樹，綠葉叢叢，涼風習習，閃動着從樹縫中射出來的那一條條黃金色的太陽光；有時伏首探視溪流，看流水旋渦，圍繞着那埋伏在溪流中一塊塊的岩石頂，會浮出一個個小泡沫來。不時地一二隻水禽從溪面橫飛而過，那一種幽美的情境，真比置身在西子湖濱，在夕陽西墮，從雷峯塔畔遙望到湖面上的情境一樣。這種情形，真給予從金華退到這裏來的江浙的流亡人們，一種很深的印象！

這時正是初春，南平城的東郊，距離明翠閣不到二里多路，那裏有一座古廟，正集居着不少從浙江金華撤退下來的難胞，因為這裏是被指充為臨時的難民收容所。這座古廟是沿溪建築的，門前左右一列樟樹，蔽日參天，後面是一灣溪水，清淨無端，隔溪一個小小鄉鎮，平常全靠渡船載運着來往旅客，聯絡這個鄉鎮和南平城的交通，古廟的正面，正臨着抱擁明翠閣的那二道山巒，山上開遍了血紅的杜鵑花和雪點似的野薔薇，綠草如茵，野藤掛壁，配上對溪那幾條渡船，咿啞橫流，而樟樹陰中，黃鸝百轉，真是風景撩人。在溪渡頭不遠的地方，有二堆天然岩石，被溪水包圍着，而却露出一兩個頂點來，假使坐在這些塊岩石頂點上，看到明翠閣這邊來，那一派山光水影，的確是引人欲醉。這時正是一個春天的早晨，却有二位青年，龍盤虎踞般坐在一塊迎着溪流的岩石頂點上，仰首北望，各自無言。明翠閣上的煙雲彌漫，溪流聲潺潺不絕，一派幽境，真

把這二位青年吸引得像老僧入定般木坐在那裏。微風拂着叢綠的樟樹新葉，忽然一陣琴聲渡水穿林，從對面那座古廟的背後，遞送了過來，哀弦婉轉，如泣如啼。那個穿着一身藏青嘸吱中山裝，面色雖然顯得清癯，但目光却炯炯有神的青年，似乎被這一陣琴聲是受到相當感動的。他斜倚在岩石上，用右手輕輕敲着坐在靠他左面的那一位年齡看上去似乎比他大了二三歲的青年的大腿，用着很鄭重的聲音說：

「聽！這琴聲準又是柳行雲彈的。」

那個被他敲着的青年，聚精會神地點了點頭，但接着又說：「呀！曲調又換一個咧，這不是燕歸巢嗎？」這時琴聲愈彈得淒楚動人了。聲聲哀怨，字字淒其，那個先前說話的青年，似乎是忍受不住了，站起身搖着頭說：「烽火連天，流離失所，更兼着旅途臥病，怎麼不會彈出這樣動人的調子來呢？」「不，我總覺得柳行雲是太柔弱了，一個人爲什麼不能活得更硬朗些，而要這樣的悲哀，若水，你的心情近來也變得太媽媽氣了，我希望你要振作，更希望我們能叫柳行雲改變掉這種悲觀。」那個比較大一點的青年，用手理着拂在額前的頭髮。

「但是，行雲究竟是一個中國社會裏的女人呢！」被叫作若水的那個青年，把眼睛一直朝着那座古廟看，但歇了一會，他又接着說：「乃文，我希望你的話會有效力，能夠把柳行雲從柔弱的旋渦裏給拯救了出來。」

「爲什麼我們不能夠呢？」被叫作乃文的那個青年，這時也站了起來。

琴聲還是一陣陣從水面傳遞了過來，乃文似乎是不能再忍受這種悲哀空氣的襲擊了，一面用

着沉重的聲音說：「走吧，我想看看柳行雲去！」若水也跟着站了起來，彼此都維持着那一份沉默，從岩石走到溪邊，在渡頭坐上一隻小船，船夫撐開竹篙，便朝着他們指的那座古廟駛去。若水倚在船頭，看太陽光閃映在水紋裏，反射出無數種的金光來，溪水被小船沖開了又在船尾結合在一起。夾岸樟樹叢中，不時露出一陣鳥語啁啾。一種春曉的草香花氣，襲人衣襟，很令人感到清醒。這時古廟後面的琴聲，一陣陣嗚嗚咽咽，益發彈得撩人心弦。琴聲在水面林叢迂迴反響，點綴着這一個春天的早晨，更使若水乃文感到亂離的悲哀來。船是愈駛愈近，而乃文也愈聽得真切，在距離古廟沒有多遠的一個渡頭，船慢慢地靠近了岸，若水和乃文，各挾着一種沉重的心情，踏上石階，大家仍然保持着那一份寂靜，聽着腳底下踏着細碎沙石的聲響，一直朝着古廟走去。從樟樹陰中，順着太陽光的射線，可以看到懸崖古廟的全形。雖然是已經敗瓦頹垣，斜傾欲墮，但是那一種莊嚴巍峨，很可以看出這座古廟，在當時全盛的時候，是怎樣繁榮過。廟的後面，是一派沿溪的小閣，曲折幽閑，是頗能引人入勝的。閣的三面，是一列萬字紋的門窗，這些窗雖然都已損壞，但還很整齊的撐開着。閣的後面，是一扇方門，經過方門，是一條通到古廟後殿的走廊，沿着走廊，左右排列的都是房櫺。穿過後殿是大堂，圍抱着大堂，是兩旁前樓。樓的左右極，是更高一層的鐘鼓樓。現在這裏所有房櫺，是都被地方政府指派為撤退難民們的臨時住所了。大堂裏的佛身也都已滿上灰塵，足見得這裏面的荒涼境況。這時若水和乃文踏着沙石上的落葉，已經走近這座臨溪小閣，模糊地看得見一個少女背影，面對着青溪，懷裏抱着一把月琴，垂着頭正彈得十分興緻，音調也更覺得十分淒楚，真是聽來令人腸斷，若水稍爲把脚步停留了一

下，似乎有一個很迅捷的感覺，在腦海裏蕩漾了起來：他覺得像這樣突如其來地衝了上去，是會使一個正沉溺於音樂興趣很濃厚的人，感到掃興的。但是乃文看到他忽然猶豫的樣子時，却不禁用驚奇的眼光，朝着若水掃視了過來，而自己嘴裏却喊了一聲：「噢！」

若水趕不及制止着乃文的聲音，而水閣裏彈琴的少女，却早已感覺到了外面小徑上是有人了。他戛然停了琴聲，轉過身探頭朝着小徑上看時，她很快地便跑到窗邊來：「凌先生！」話還沒有說出來，她看到旁邊還站着乃文在那裏，自己爲什麼單是招呼一個人呢？她於是很快地，又朝着乃文說：「余先生，你們爲什麼不進來？」

若水和乃文抬起頭，朝着倚在窗邊的行雲看去，發現她兩頰上還留存了不少淚痕，二眼紅暈，顯然是剛才在彈琴的時候流過相當眼淚的。他們都仰視着沒有回答她一句話。若水看着行雲那一隻蛋形小臉襯着剛才哭過的水般的眼睛。兩個酒渦，隱隱地埋在兩頰旁邊，那一種原始的處女美，使若水像是在流覽一幅美麗的希臘油畫一樣。停滯的時間太久了一點，彼此都感覺到有一種說不出的拘束，乃文便迅速地踏着快步，朝着後殿旁邊那扇小門，先走了進去。若水低着頭也跟了上來，穿出後殿，踏上走廊，行雲已經迎在小閣的那扇小門旁邊來了。她用手理着被曉風吹亂的額前散髮。從那些拖在背後的亂髮看來，很明顯，她今天是有好好梳理過的。她穿着一件已退色的陰丹士林藍布旗袍，那豐美的軀體，在胸前隱隱露着二個陰點，發育得相當適中的身材，在水閣裏是益發襯托出她的美麗來。乃文和若水都沉默地走到水閣裏來，看着剛才被彈出那一份淒楚動人的月琴，平靜的被放在那張木桌上，大家心裏裏都蘊蓄着一腔很不安靜的情緒。

「柳小姐；你爲什麼今天這樣高興，一清早就在水閣裏彈琴？」乃文說着，自己覺得這幾句話是說得太沒藝術了。其實，剛才自己聽到的那淒楚音調，和掛在行雲臉上的那些淚痕，這一切很顯明的證明着彈琴人，是完全爲了無可奈何才借着彈琴來消散牢愁的。然而自己的話却已經是說出來，沒方法收了回去，他於是便睜着眼睛，朝着坐在椅子上的若水看。意思是想叫若水出來替他解這個圍的。但是若水這時也的確被這一切現實征服着了，他默默地沉溺在無涯的幻想裏，一句話都沒有說。行雲呢？她也覺得這種空氣太沉寂了，於是她有意走到棹旁，把月琴移動一下，卻故意裝出很欣愉的聲調說：「余先生，你們不也是很高興嗎？爲什麼這樣早，就在溪邊跑？」若水突然被行雲的聲音震醒了過來，於是又恢復了那種剛毅的聲調說：「我們在這一次流離之餘，居然還能夠在嗅不到火藥氣味的地方，彈彈琴，跑跑山，還不應該高興嗎？」但是若水說完了，突然像是想到了什麼似地接着問道：「這幾天難民所裏，大概搬出去的人，已經很不少了吧！柳老先生病怎樣了？我們原計劃來看他的；可是在對面岩石上，却被你的琴聲，給一路引了過來。」

「這裏面恐怕除了我和我的父親母親之外，大家都已經找到寄居的地方了！」行雲忽然把聲音拉得很低。「而且，爸爸的病，比較得更利害了，媽又是一個毫無主張的人呢！」

「我原是計劃：想等到報館裏拿到了錢，便馬上替你們找一個住的地方。乃文，也只是才到學校裏沒滿一星期呢！」若水看着行雲那滿蓄着淚水的眼眶，自己覺得是很慚愧似的，接着又說：「照這樣看起來，恐怕是不能夠再等待了！」

「那我們先看看柳老先生去！」乃文站起身，走出小門，朝着走廊一直便向着後殿走去；若水雖然也跟着站了起來，但稍爲停了一下，故意讓行雲走在自己面前，才跟着走了出去。微微的，他聽到行雲嘆了一口氣。一種情感的支配，若水像是和自己說話一樣，用着很低的聲音，但又帶着安慰的口吻說：「老是急，是會損傷了身子的，一切不會沒有辦法的！」

行雲回轉身，朝着若水投了一個感激的視線，依然低着頭，又朝着前面走。若水毫無聲息地便也跟着走。到了後殿，在左面一個屋子前，他看着乃文走了進去，自己才跟隨着行雲，一同走了進來。屋子裏原是相當零亂蕭條，除了正面架了一具床鋪，靠着右邊也架了一具床鋪外，臨窗是一張損壞了的木棹，棹上毫無秩序地擺着一個茶杯，幾個飯碗，一具小茶壺。正面床上的破草席上，行雲的父親柳實齋，面向裏正睡在那裏，身上遮了一條十分古舊，而顏色已經灰白的毛氈。行雲的母親，一個人很無聊地坐在右邊床沿上。這一架床，便是行雲母女二個人晚上棲身的地方了。在那裏雖然連破草席都沒有，但却鋪着一條很潔淨的褥單。

行雲的母親是一個純粹舊式的婦人，四十二歲的年齡，比柳實齋整整小了一輪，但是爲了亂離的波折，人是顯得非常老了。她在廿四歲時，便生下了行雲，十八年來，因爲祇有這一個女兒，所以柳實齋夫婦，是把行雲愛護得像自己的生命一樣。柳實齋原是從北方到浙江金華來做百里侯的，他覺得宦海浮沉風濤險惡，便辭職在金華一個中學裏教書，雖然生活並不富裕，但是爲了自己的志願，是也會使人感到滿足的。行雲便也是跟在那個學校裏讀書，距離畢業祇有一年的時間了。金華卻遭受倭寇的侵凌，於是柳實齋便成了難民，全家搬遷到小。凌若水和余乃文

呢？也都是從北方逃到南方來的。他們同是在一個大學畢業的。從上海到金華，彼此便都在一家報館裏工作。爲了這次疏散，從金華撤退下來的時候，若水是被推選爲撤退難民隊的領隊。幾千里一個大集團的流亡，大家是相處得十分親愛的。本來柳實齋也是教育文化工作人員，尤其是他老先生對於民族氣節的支持，是相當重視。雖然在萬分窮困中，他情願帶着妻女，作幾千里的顛沛流離的逃亡。而且爲了逃亡，柳實齋現在是累得病在難民所裏；客館蕭條，但是他却沒有一句怨言，所以凌若水余乃文是非常尊重他的。這時行雲的母親，看見若水乃文走了進來，在百無辦法下，像遇到親人一樣，連忙從牀沿上站起來招呼着。若水十分謹敬地攔着她，自己和乃文便在柳實齋的牀前站着了。

「凌先生，余先生，你們真有心，你們在這牀沿口上坐吧！」行雲的母親，已經走到實齋的牀邊，一面讓出自己的坐位來。行雲呢，她一面擠到她母親的身邊，一面用眼睛朝他們看了一下，意思是叫他們快點坐下去。若水和乃文是很知道行雲的，因之他們毫不推讓地便坐在牀沿上了。但是屋子是太小得太可憐了，僅僅只在這一番站起坐下的簡單動作之中，已經把屋子裏沉寂的空氣，震蕩得相當緊張了。柳實齋掙扎着從裏面翻過了身，睜着二顆凹下去，而毫無神彩的眼睛，朝着屋子裏的人，作了一次整個的掃視。那一副蒼白的臉色，兩塊顴骨高高豎在兩頰上，像一片荒原上堆着二座孤峯，神氣是相當頹喪的，而且一看便知道病狀是很危險了。

「不行啦；凌先生！」柳實齋喘着氣說。

「不至於吧！我想來得及下午來不及明天早上，我們來送先生到醫院裏去！」若水很關心地。

「你安下心來吧，無論如何，病總是要看的！」乃文送了一份溫暖的安慰過去。

「有什麼用呢？不過，在抗戰中我總算保存下這一副貞節了，作一個無名英雄吧，精神上我依然是很健康的。」柳實齋很費力氣地說了一大串；雖然他自己也很感覺到是很吃力了，但是他仍然很興奮地：「在抗戰中，我們自應準備接受這一份苦難的。我對於本身不能忍受這一份苦難，以至於病，甚至於死，我一點都無怨尤。不過，我要告訴你們！」實齋佇了一下，人是感到相當支持不住了，他閉上眼睛稍爲休息了一下。

「老先生，你休息休息吧！」乃文要想站起身來，但柳實齋却很快地張開眼睛，堅決地攔住說：「不，我要告訴你們，希望你們年紀輕的，要支持這一份氣節！同時你們更要明白，我們這一份苦難，都是那些漢奸和奸劣商人所創造出來的，我們不能夠寬恕漢奸，也不能夠寬恕那些投機操縱的奸劣商人。你們應當盡着全力，向這一方面工作上去努力，凌先生！」實齋眼睛看着若水，若水很快地走近床前來，實齋伸出那一雙枯乾的手，緊緊地握着若水說：「你和余先生，都是很有希望的青年，而且這次長途流離的人羣，都很受到你們熱心的招待。不過，我担心的還是私累。」實齋放開一隻手，指着行雲和她的母親：「最沒辦法的是中國這種馴良的女人，在這個社會裏，既不能向人鬥爭，又不能安靜自活，而我又不能作一個忠實的負擔者！行雲呢，她應當謀一件工作，自給自足，還可以勉強敷衍吧？不過她不能繼續她應受的教育，這未免是一件遺憾。」柳實齋停了一會，用手撫着若水的手背，接着又說：「這一程遙遠的流亡，我們一家是受到你的照顧的。不過老弟，這一切希望，僅能夠再盡一點力量嗎？」柳實齋像演講一樣，一口

氣說完了這一大段，也沒等到若水的答覆，鬆開手便把眼睛緊緊閉了起來。

若水抬起頭，看到行雲和她的母親，已經是在那裏嗚咽對泣，哭得像二個淚人了，那一種悲慘的氛圍，真是侵襲了整個週遭。若水深深感覺到這種悲哀的延長，實在是太柔弱了，因而自己用一種剛毅的調子說：「老先生，這一切，算不得一回事，我們的救亡工作，不但是抗敵，而且同時還要安內。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我們不要悲觀，一切安排下的苦難，我們只有豎起腰來迎接受上去。柳小姐和伯母，更不必如此傷心，一切都是我們應盡的責任，我們決不躲避，同時我們也決不會給環境屈伏了下來的！」

柳實齋忽然張開眼睛，用右手敲着牀板說：「老弟你行，我什麼都放下了！」說完又叫着行雲和她的母親：「你們都聽到了沒有？別讓人家替我們白操心呀！」

行雲把二隻淚眼，朝着若水看，緊緊地靠在她母親身邊，沒有說話。她母親除了更加緊淪着二行淚珠之外，什麼話也沒答應出來。乃文恐怕又引起柳實齋的牢騷來，忙着自己站了起來說：「老先生，你放心休息吧。同是天涯淪落客，我們還能偷這一回懶嗎？伯母和柳小姐，都是很能幹的人，而且眼前也並沒到這地步呢！」他說着又向若水致意地說：「我們走吧，別在這裏儘讓老先生費神說話！」

「好，你們也應當去幹你們的了！」柳實齋說完，便把身子朝裏翻了進去。若水和乃文這才輕輕地走了出來，行雲和她的母親祇是沉默地跟在後面送。

「伯母你們放寬了心，不要僅是發愁，把發愁的心思，來服侍他老人家吧，我們自然要給你

們想辦法的！一乃文低着頭跟在若水後面。

「余先生凌先生，我知道，你們憑一路逃難那樣照料我們的熱心，到這個時候，難道還會袖手傍觀嗎？不過，這幾天他的病狀，的確很不好，我又是一個女人，行雲呢，又是一個沒遇過大事的孩子，我真擔心臨時沒有一個人呢！」行雲的母親又開始唏噓着。

「好，那我下午準再到你們這裏來的！」若水聲音仍然是這樣鏗然的。轉到後殿那扇小門時，他毫無猶豫地便走了出去，只向行雲和她的母親點了一點頭，便和乃文踏着大步，一直朝公路上，走向自己的寓所去。

行雲關上了門，一個人便又繞到水閣裏來。月琴還依然斜放在木棹上。從水閣左面那一扇掛着破竹簾縫看了出去，隱約還可以看到若水和乃文的背影。行雲便倚在掛着竹簾的窗櫺上，一直看任公路上恍動着愈走愈小的影子。這時一陣早風，忽然從對溪吹了過來，把掛着的竹簾，吹得不停地搖蕩，從竹簾的橫縫中，看到對面一絲絲的水紋，人是感到非常空虛。不時的，一雙雙燕子，從簾前穿了過去，而又低飛下墜，像是將要貼到水面的時候，突然又振羽衝上半空，一種和諧愉快氛圍，使行雲却感到徬徨無所投宿的悲傷來。她想到自己爸爸一生的清高，結果恐怕，是一把寒骨，要埋葬在異土。今後自己和母親的前途，真是渺茫得像溪水上面飄浮着那些泡沫一樣。她更想到這一次從金華的撤退，沿途幸虧遇到凌若水和余乃文兩個人作他們這一羣逃難者的領隊，而自己却湊巧和他們是九千里外的北方同鄉，才得到他們那樣熱心的幫助。她更覺得像凌若水這樣青年，的確是不大碰見過。對事對人，是那樣的井井有條，毫不紛亂，而遇到困難，却又

是那樣的，不吐一語地忍受着。她格外感覺到凌若水對於給予自己那一份關心和體會，似乎是比任何一切都來得溫暖。在沿途，往往自己心裏想着某一個困難問題時，凌若水像是老早知道了一樣，却不動聲色地替自己解決了。她更覺得若水雖然只比自己大了四歲，但是他那一份學識和經驗，都像是比自己大了十幾歲或是二十幾歲一般。乃文雖然也是一個很熱忱的青年，而且他還比若水大兩歲，但那種剛毅和果敢的精神，總不如若水那樣堅強。然而她一想到若水和乃文憑着這份大學畢業生的資格，和他們這種本能，是不難創造出前途的光明來的。而自己呢，高中念了三年，爲了流離，現在更爲了父親客鄉臥病，繼續升學，是很不可能的事了。來日茫茫，將來他鄉流落，前途的黑暗，真是不堪設想的呢！她覺得燕子雖然是一種飛禽，但是今天還能夠雙雙在大自然懷抱中，翩跹飛舞，自己簡直是比一頭燕子還不如呢！惆悵的侵襲，鄉愁的侵襲，行雲憑着窗欄，人是感到相當感傷的！

她一個人懶懶地靠在窗前，看着遠遠渡船不停歇地在渡頭上照來攘往。人影憧憧，但祇是一瞬喧嚷，接着便又是一派沉寂。青溪裏灘頭流水，毫不疲倦地流着。燕子更是不憚煩地在那裏作千百遍的上下飛翔。行雲從這些大自然中，啓示到一種人生動、靜、生、亡的真諦，更使她感到自己眼前流浪無依的身世，真有不可告人的悲哀！她這時彈琴的情緒，都已消失殆盡，只是癡癡地倚在那裏，茫然不知所止。她一直從早晨，便獨自留在水閣裏，到現在太陽差不多已經要照到頭頂上來了，還沒有一點倦意。行雲的思路，真是像一頭野馬，在大沙漠上任意奔馳；她想到過去，也想到將來，更漸漸地想到現實，而現實却像一頭小蟲，在咬着她的心房。她煩躁地正想